

儒家与公共存在

沈顺福*

谢谢主持人，谢谢《当代儒学》编辑部的盛情邀请。能在现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召集一个会议进行学术交流也很不容易，所以我本人也是很感动的。我给大家汇报的内容主要是讲“儒家与公共存在”。

我为什么写这个题目呢？最近微信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，叫工具人。可能关心时事的人也知道这个词。最近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我们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怪象，其中包括因为没有做核酸，或者是因为被隔离，有些人不能就医，不能治病，不能正常地出差等等。后来有人就把这种盲目地、僵化地执行任务的人叫作工具人。工具人这个概念我觉得用得非常贴切。为什么会出现工具人这种现象？工具人这种现象怎么来的？来源是什么？在理论上怎么解释这个事情？非常遗憾的是，工具人现象的理论来源和我们传统儒家是相关的，也就是说，传统儒家观念是造成工具人现象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也就是我这一次给大家汇报的主要内容。

传统儒家，我们大家知道，从《大学》来看，传统儒家关心的重点，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修齐治平，层层推进，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共同点，家、国、天下，它讲的都是群体，因此传统儒家，两千年来的传统儒家，它非常关注群体问题。这也是我们学术界的共识，即传统儒家非常关注群体建设、关注集体，对于个人是不太关注的。所以我这个题目就涉及公共存在。

传统儒家关注群体，或者说如何建构一个稳定的、和谐的、有秩序的群体？这是两千年的传统儒家理论的核心问题。群体是一个整体。整体的核心要

* 作者简介：沈顺福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。

素就是秩序。如何确保一个整体的秩序、什么是秩序呢？秩序这个词的英语就是 order。我们懂英语的都知道，它还有一个汉语翻译，叫作命令，order 就是命令。所以我们自然就想，order 从哪里来？中国传统儒家有一个传统观念，就是天命，上天的命令。我们的秩序是来源于上天的。那么上天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是性，顺由我们的本性，便能够形成道，“由是而之焉”谓之道。道是维护整体秩序的关键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由道而行就能够形成一个有秩序的整体。这应该是先秦两汉到隋唐时期传统儒学的共同的观念。其中在孔子那里、在荀子那里有过详细的论证，仁义之道，可以确保社会的稳定，包括家庭的稳定、社会的稳定、天下的太平。道是确保层级存在的关键要素。什么是道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内容比较丰富，我也不展开讲。我在这里就取其中之一，那就是规则。道就是规则，就是行为规则。

我们知道，在现实中做任何事情都要讲规则，走路要讲规则，开车要讲规则，开会也要讲规则，这就是道。道是确保整体活动秩序的要素。两千年的传统儒家始终在讲这个问题，所以儒学也是道学。它关系到怎么用道来形成稳定秩序的整体。这是从先秦到两汉到隋唐时期传统儒家关注的核心。作为规则的道，唐朝的韩愈曾写过一篇文章《原道》，在《原道》里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叫作“道与德为虚位”。道和德这两个实际上是虚的，也就是任何一个规则都是虚的。作为一个知识形态的规则，科学命题知识，都是虚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观念。因此，对于道的合法性就遭到了质疑或怀疑。韩愈之所以讲道德为虚位，其实对传统儒家产生了巨大的调整，你空虚的道如何获得真实性？这就是宋明理学的任务。宋明理学的核心使命就是论证道，为道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存在论的辩护，叫 ontological argument。所以天理概念的产生，确保了道的真实性与合法性。我们今天讲的，我的这个行为是合法的，我的这个行为是合理的等，这个观念就来源于宋明理学的理。有了理，这个道就是真实的、合理的、正确的。所以宋明理学对于传统儒家来说，做了一个巨大的理论贡献，为道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存在论的辩护，这个非常重要。

无论是道还是理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公共性，属于公共存在。道是公共规则，理是普遍存在，都是公共的，不是具体个体的。在朱熹那里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讨论过忠与孝的关系。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齐家要讲

孝，治国平天下要讲忠，当忠和孝矛盾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因为忠有忠道，孝有孝道，忠道有忠道之理，孝道有孝道之理，仅仅有理为其提供辩护是不足的，公共存在永远是虚的，不是真实的。这个我们可以从真理论的角度来证明，任何一个真实的存在，一定是具体的，这就是最近这几年，杨国荣教授所讨论的“事的哲学”所阐述的一个核心的观念。只有具体的行为，具体的事情，具体的事件，具体的做才是真实的。任何一种观念，包括知识，包括命题，都是虚的，是不真实的。比如说刚才说的孝道、忠道，其实我们在现实中，既可以遵循孝道如我们在家里孝顺父母，也可以遵循忠道如为国献身，这个问题是比较普遍的。我记得萨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二战期间德国人侵略法国的时候，一个年轻人就问萨特我该怎么办？是报名参军、保家卫国，还是在家侍候老人、侍候父母？当时这也是萨特所面临的问题。实际上，无论是以忠效国，还是以孝侍亲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

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做事情，你遵循这个原理，遵循那个原理，是不是就足够了呢？或者是我们有了这样的原理、那样的原理，是不是就足够了呢？其实是不够的。任何一种行为原理只是一个公共的观念性存在，这个观念性的存在是虚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如何将知识性的东西、观念性的东西，转变成真实的行为、具体的事件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自主的、自由的个体，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儒家所欠缺的。

我记得上半场有几位老师，包括张文智教授也谈到这个问题，我是完全不赞同文智教授的观念，认为中国传统哲学里有个体性。我这个观念本身其实也不新，中国传统儒家没有这个角度，它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怎么去关心个体、关心个人，它不从这个角度考虑，先秦也好、两汉也好、宋明也好，全部不考虑这个问题。所以个体性、个体存在、自由的个体，这是中国传统儒家所欠缺的。这个观念的欠缺，对于传统儒家来说，就产生了致命的问题。那就是我们只知道有规则，这个规则却是虚的、观念的东西，如何将这种观念的东西转变为具体的事实？这是需要一个环节的，需要自由个体来处理。传统儒家在这里应该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漏洞，就是没有从个体的角度去关注人的生存问题。所以传统儒家仅仅考虑我们要讲道理，要遵守规范。那么遵守什么样的规范呢？他是要由自由的个体来决定。我是忠还是孝，这是由个人决定的。我们传统儒家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理论不足。这个我想也是我们传统儒家

将来发展的方向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讲儒家过去是什么样的，现在是什么样的，未来是什么样的，包括我刚才讲的工具人现象，其实工具人现象，我觉得跟我们传统儒家的观念是关系非常密切的。我们只讲规则、只讲听话，这个规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自主地去抉择、去选择、去决定，而不能盲目地、僵化地、像机器一样地去听从。我们两千年来的儒家文化在这一点上是有先天不足的。

我们现代儒家如果要想继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作用，我觉得这一点是它的短板，需要补齐这个短板，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会给自身带来灭顶之灾。当然了，我从来不认为儒家讲规则、讲规范、讲整体、讲秩序、讲道德是不对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任何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整体的、秩序的，都要有规则，要讲道德、要讲秩序。但是任何一种规则，任何一种道德规范，都需要个体，而不是盲目地、僵化地听从某些人的指令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儒学发展的未来，就是要注重培养个体的自主性，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，我们要进行教化，要让他们听话，要讲秩序。我们中国人实际上不需要在这方面做功夫了，我们需要做的是培养每一个独立的、自主的、能够做主的个体，这才是儒学发展的未来和方向。

我就讲这些，谢谢各位。